



“无与伦比的故事，登峰造极的讲述……不可能更美妙了。”

——马克斯·黑斯廷斯，《星期日泰晤士报》

CHINA
FACED
WITH
TEXT



WATERLOO

滑铁卢：四天、三支大军和 three 战役的历史



〔英〕伯纳德·康沃尔 (Bernard Cornwell) 著

陆大鹏 译



The **H**istory of **F**our Days,
Three Armies, and **T**hree Battl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WATERLOO



滑铁卢：四天、三支大军和 three 战役的历史

〔英〕伯纳德·康沃尔 (Bernard Cornwell) 著

陆大鹏 译

The History of Four Days,
Three Armies, and Three Battl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滑铁卢：四天、三支大军和三场战役的历史 / (英) 康沃尔
(Cornwell, B.) 著；陆大鹏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097 - 8381 - 8

I. ①滑… II. ①康… ②陆… III. ①滑铁卢战役(1815) -
史料 IV. ①E194.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7188 号

滑铁卢：四天、三支大军和三场战役的历史

著 者 / [英] 伯纳德·康沃尔
译 者 / 陆大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 / 段其刚 周方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 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14.875 字 数：290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381 - 8

著作权合同
登 记 号 / 图字 01 - 2015 - 6727 号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前 言	003
序 章	007
第一章 天大喜讯！拿破仑再次登陆法国！万岁！	015
第二章 上帝啊，我上了拿破仑的当！	051
第三章 法兰西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中！	079
第四章 前进，我的孩子们！法兰西将士， 鼓起勇气，再冲一次！	105
第五章 啊！我抓住他们了，那些英国人！	143
第六章 一发炮弹不知从何处飞来，打掉了我右手边 那人的脑袋	181
第七章 哈哈！大靴子吃不了苦头！	213
第八章 那些可怕的灰骑兵，打得多么凶猛！	249
第九章 我们报仇了！杀得多么厉害！	285
第十章 世界上最壮美的部队	313
第十一章 大家自卫！大家自卫！到处都是敌人！	349
第十二章 除了输掉一场战役之外，最惨的事情 就是打赢	381

终章 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 这灾不得临近你.....	415
后 记.....	449
致 谢.....	455
参考文献.....	457
索 引.....	461
译后记.....	465



《从皮克顿树的角度看滑铁卢战场》，J. M. W. Turner 作，约 1833 年。这幅画严重夸大了山坡的陡峭程度，但的确表现出这是一个相当小的战场。

Turner Worldwide/Sotheby's



前 言

关于滑铁卢战役，为何要写一本新书？这是很好的问题。⁵对滑铁卢战役的叙述已然汗牛充栋，它其实是史上被研究最多、著作最多的战役之一。1815年6月那个恐怖之日结束之际，所有参战者都认识到，自己从中得以幸存的，是一个重大事件。成百上千的回忆录和书信应运而生，描述了他们的体验。但威灵顿公爵的那句名言肯定是正确的。他说，撰写一场战役的故事，仿佛讲述一场舞会的历史。参加舞会的每一个人都对它有迥然不同的记忆，有的是愉快回忆，有的人则感到失望。在歌舞升平、美艳华服和打情骂俏之间，如何写出一份连贯有序的记述，去准确记录究竟发生了什么、何时发生以及当事人是谁呢？但滑铁卢战役是19世纪开端决定历史走向的大事件，自此以后有许多男男女女尝试写出这样一份连贯有序的记述。

对于大致的情节，大家已经有了共识。拿破仑攻击威灵顿的右翼，企图将公爵的预备队吸引到战场的那个地段，然后向公爵的左翼发动全面进攻。拿破仑的这个企图失败了。这场大戏的第二幕是法军向威灵顿中路和右翼发动迅猛的骑兵冲锋。第三幕是随着普军抵达战场左侧，“战无不胜”的法兰西帝国近卫军在绝望之下发动了最后的猛攻。在这些主线情节之外还

有袭击乌古蒙（Hougoumont）和拉艾圣（La Haie Sainte）陷落的支线情节。作为一个框架，上述的概括自有优点，但这场战役比这些简单的故事复杂得多。对在场的将士来说，此役并不简单，也难以解释。我创作本书的缘由之一，是尝试让读者感受一下，在那个混乱的日子身处火线是什么感觉。

有人认为，滑铁卢战役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即便拿破仑打赢了这场战役，仍然会被实力远远强于他的敌人压倒，最终一败涂地。滑铁卢战役的幸存者听到这种理论，一定会嗤之以鼻。这种理论也许是正确的，但绝非板上钉钉。如果皇帝突破了圣约翰山^①，迫使威灵顿仓皇撤退，他仍然需要对付正在进军法国的强大的奥地利和俄国军队。但历史不是这样的。拿破仑受阻于滑铁卢，这就赋予了滑铁卢战役重大意义。此役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如果我们说就算拿破仑打赢了滑铁卢战役，历史仍然会转向不利于他的方向，滑铁卢战役本身的重要性也不会减少一分。有些战役什么都改变不了。滑铁卢战役却几乎改变了一切。

军事史可能会让人一头雾水。以罗马字母命名的单位（如第 IV 军）^② 迎战以阿拉伯数字命名的单位（如第 3 师），这样的标签可能会让不熟悉军事的人糊涂。我努力做到清晰，不过我可能也增加了混乱程度，因为我把“营”和“团”混为一谈，而这两个概念显然不是一回事。团是英国陆军的一个行政单位。有的团只有一个营，大多数团有两个营，有些团

① 圣约翰山（Mont St Jean）在中文语境常被误译为“圣让山”。Jean 这个法文名字一般译为“让”，但它其实相当于英文的“约翰”。法语中的 St Jean 就是英文和中文语境的圣约翰。圣约翰山得名自圣约翰医院骑士团。（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② 在本书中，军的番号用汉字代替罗马字母，如第四军。

有三个甚至更多营。英军某个团下属的两个营极少在同一场战役中并肩作战。^①在滑铁卢战场，只有两个团享有这样的殊荣。第1近卫步兵团的第2、第3营都参加了此役，而第95来复枪兵团有三个营在场。其他各营都是其所在团唯一参加此役的营，所以我说第52团的时候，其实指的是第52团第1营。有时为了表达清晰，我使用“近卫军战士”这种说法，但在1815年英国近卫军的列兵仍然被称为“列兵”。

在滑铁卢厮杀的三支军队都编组为若干个军。英国-荷兰联军和普军都分成三个军^②。法军有四个军，因为帝国近卫军虽然不被称为一个军，但事实上相当于一个军^③。一个军的兵力在1万到3万人不等，或者更多，被当作一支独立的部队，有能力部署骑兵、步兵和炮兵。一个军又编若干个师，所以法军的第一步兵军分为4个步兵师，每个师4000~5000人，还有一个只有1000多人的骑兵师。每个师有自己的支援炮兵。每个师分为若干个旅，如第一步兵军第2步兵师下辖两个旅，其中一个旅下辖七个营，另一个旅下辖六个营^④。营分为若干个连。法军的一个营下辖六个连，英军的一个营下辖十个连。本书中最常见的单位是营（有时称为团）。滑铁卢战役中英军最大的步兵营有1000多人，但三支军队里营一级的平均兵力为500人左右。所以，简单地讲，军

① 如果一个团有两个营，往往是第1营在海外服役，第2营在国内负责征兵、训练等工作。第1营更资深，会从第2营吸收人员以补充兵力。

② 普军实际上一共有四个军，但其中第三军（冯·蒂尔曼）因为担任后卫，在瓦夫尔被格鲁希咬住，没有参加滑铁卢战役。

③ 原文有误，法军有五个步兵军、四个预备骑兵军，外加帝国近卫军。但由于部分部队在格鲁希指挥下被调走，所以实际参加滑铁卢战役的是四个军。

④ 原文有误，第一步兵军第2步兵师第1旅有五个营，第2旅有四个营。

队架构从高到低是：军团、军、师、旅、营、连。

我使用了“英格兰军队”这样的说法，而事实上它显然指的是“英国军队”，有些读者可能会因此生气。我使用“英格兰军队”的地方，全都是在引用原始文献，我没有将法语“Anglais”（英格兰）翻译为“英国”。当然根本不存在“英格兰军队”，只有“英国军队”，但在19世纪早期这种说法还是很常见的。

1815年6月16日和18日的两场战役是一个精彩纷呈的故事。历史绝少对历史小说家客气，为他们提供清楚明晰的情节，让伟大人物在限定时间内活动。所以我们历史小说家不得不扭曲一点历史，才能让自己的故事情节发展下去。但我在写《沙普的滑铁卢》^①时，我的情节几乎完全消失了，被战役本身的伟大故事所取代。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故事，不仅参战者是英雄好汉，战役的形态也非常威武雄壮。不管我读过多少次滑铁卢战役的故事，它的结尾仍然充满悬念。不败的法兰西帝国近卫军攀登山岭，逼近几乎处于崩溃边缘的威灵顿残兵。在东方，普军撕咬拿破仑的右翼，但假如近卫军能够突破威灵顿的战线，那么拿破仑还有时间转身去对付正在抵达的布吕歇尔（Blücher）的军队。这一天差不多是一年中白昼时间最长的日子，此时还有两个小时的白昼时间，足够拿破仑歼灭一支，甚至两支敌军。我们已经知道滑铁卢战役的结局，但就像所有的精彩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也常读常新。

那么，就这样开始吧，这场战役的故事。

① 本书作者伯纳德·康沃尔著有“沙普”系列小说，共24部作品，讲述拿破仑战争时期一名英国军人理查德·沙普的故事。同名电视剧（共16集）中，主角沙普的扮演者是肖恩·宾，他还扮演过《魔戒》里的博罗米尔和《权力的游戏》里的奈德·史塔克公爵。



序 章

1814 年夏季，威灵顿公爵阁下从伦敦前往巴黎，担任英 8
国驻路易十八新政权的大使。他原本可以选择从多佛（Dover）
到加来（Calais）的较短路线，却登上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
双桅横帆船“狮鹫”号（HMS Griffon），渡过北海，来到贝亨
奥普佐姆（Bergen-op-loom）。他访问了新近建立的荷兰王国。
这是个非常尴尬的新发明：半是法兰西人，半是荷兰人；半是
天主教徒，半是新教徒；位于法国以北。英国在这个新国家派
驻军队，以保障它能继续存在。公爵奉命去视察荷法边境的防
御工事。陪伴在他身旁的是“苗条的比利”，或称“小青蛙”，
他是荷兰王储，23 岁的威廉王子。他曾在公爵麾下参加半岛
战争^①，所以自信拥有军事才华。公爵花了两周时间巡视边境
地带，提议修复一些城镇的防御工事，但他应当没有想到，近

① 半岛战争（1807 ~ 1814 年）是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与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三国联盟争夺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起初法国与西班牙联合入侵葡萄牙，但 1808 年法国开始攻击旧盟友西班牙。西班牙人虽然屡战屡败，但以游击战牵制住大量法军，同时威灵顿公爵指挥下的英国和葡萄牙联军逐渐取得胜利。1812 年拿破仑远征俄国惨败后，在西班牙的法军无法得到更多支援，于 1813 ~ 1814 年冬季撤回法国。

期会爆发一场新的对法战争。

拿破仑毕竟已经被打败，并流亡到地中海的小岛厄尔巴了。法国又一次成为王国。战争结束了，外交官们正在维也纳缔结新条约，重新划定欧洲各国的疆界，以确保不会有一场新的战争摧残欧洲大陆。

9 欧洲在之前的战争中已经遍体鳞伤。拿破仑的退位结束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长达 21 年的战争^①。欧洲旧的君主制政权为法国大革命而心惊胆寒，并因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处决而震惊不已。各君主国害怕革命思潮会蔓延到自己的国土，于是投入了战争。

他们原以为能够迅速击败衣衫褴褛的法国革命军队，不料却引发了一场世界大战，在此期间华盛顿^②和莫斯科均遭焚毁。印度、巴勒斯坦、西印度群岛、埃及和南美洲均燃起战火，但欧洲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法国抵挡住敌人起初的猛攻，生存了下来。在革命的混乱中，崛起了一位天才、一位军阀、一位皇帝。拿破仑的大军击溃了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军队，从波罗的海之滨杀到西班牙南岸。拿破仑皇帝庸碌无能的兄弟们被扶植到半个欧洲的王座上。数百万人在战火中丧生，但在二十多年之后，战争终于落幕了。军阀成了笼中困兽。

拿破仑曾主宰欧洲，但有一个敌人，他还未曾与之交手，那就是威灵顿公爵。威灵顿的军事声望仅次于拿破仑。他原名

① 法国大革命始于 1789 年。1792 年，欧洲列强开始武力干预法兰西共和国，即所谓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从这时算起，到 1814 年，为 22 年。

② 1812 年英美战争（1812～1815 年，常被认为是拿破仑战争的一部分）期间，1814 年 8 月 24 日，英军占领美国首都华盛顿，烧毁了部分政府建筑，包括白宫和国会大厦。

为阿瑟·韦斯利（Arthur Wesley），是莫宁顿伯爵夫妇（the Earl and Countess of Mornington）的第四个儿子。韦斯利家族是盎格鲁-爱尔兰贵族，阿瑟的大部分青少年时光都是在他的出生国爱尔兰度过的。后来他到伊顿公学接受教育，不过在那里过得不是很愉快。他的母亲安妮对他颇为绝望。“我这笨儿子阿瑟，我该拿他怎么办才好！”她这样抱怨。答案是，为他在军中安排一个职位，这是许多贵族次子的相同经历。一段非同寻常的职业生涯就这样开始了，笨拙的阿瑟发现了自己的军事天赋。军队认可他的才干，对他予以奖掖提携。他起初在印度指挥一支军队，赢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后来被召回英国本土，接受了一支小规模远征军的指挥权，奉命去阻止法军占领葡萄牙。这支小小的军队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强大力量，最终解放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并入侵法国南部。它屡战屡胜。阿瑟·韦尔斯利（他的家族将姓氏从韦斯利改为韦尔斯利）受封为威灵顿公爵，被认可为当时最伟大的两位军事家之一。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称他为“世界征服者的征服者”，这里的世界征服者指的当然是拿破仑。而在21年的战争中，公爵和皇帝从未交锋。 10

常有人将公爵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但在1814年有人问他是否因为未曾与皇帝交手而遗憾时，他答道：“不遗憾，我还为此高兴。”他鄙视拿破仑这个人，但仰慕拿破仑这位军事家，曾说拿破仑在战场上的价值相当于4万大军。威灵顿公爵和拿破仑一样，从未输掉一场战役，但如果与皇帝对战，他就很可能要失去这个非同一般的纪录了。

但在1814年夏季，公爵认为自己的戎马生涯已经告终。他这么想也是情有可原。他知道自己擅长军事，但和拿破仑不

同，他从不喜爱打仗。在威灵顿看来，战争是令人遗憾但必须去做的事情。如果非打仗不可，就应当打得高效而精彩，但战争的目标应当是和平。 he 现在是外交官，不是将军，但旧的习惯根深蒂固。公爵一行人穿过荷兰王国时，公爵发现了许多（用他自己的话说）“适合排兵布阵”的地方。其中一个地点是一座山谷，在大多数人眼里仅仅是一块普普通通的农田。他素来目光敏锐，擅长观察地形，判断斜坡、山谷、溪流和树林如何能帮助或妨碍指挥军队。而布鲁塞尔以南这座山谷的某些特点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是一座宽阔的山谷，山坡较平缓。山谷南侧的山岭上有一座小小的路边客栈“佳姻庄”（La Belle Alliance）^①。南岭大体比北岭要高，北岭的最高峰比谷底高约 30 米，不过山坡都不陡峭。南北两座山岭并非完全平行。在有些地方，它们靠得很近，不过在连接南岭与北岭的公路处，南北两岭之间距离为 1000 米，也就是半英里多一点。这是半英里的良田，公爵在 11 1814 年夏季看到这座山谷的时候，看到的应当是公路两侧正在生长的高高的黑麦。公路上有很多运煤车，从沙勒罗瓦（Charleroi）周边煤矿运煤到布鲁塞尔的千家万户。

公爵看到的远不止这些。这条公路是从法国通往布鲁塞尔的主干道之一，所以假如爆发战争，这就可能是入侵路线。沿着这条公路北上的法军会从客栈旁经过南侧山峰，看到前方的广阔山谷，以及北岭。说“山岭”太夸张了，他们看到的是笔直的公路略微下降，进入山谷，然后同样微微上升，延伸到

① 据说得名自 18 世纪下半叶此地的女主人芭尔贝 - 玛丽·托德尔，她结过三次婚。但“佳姻”可能是讽刺。

一大片农田，也就是北岭。我们可以设想北岭是一堵墙，它有三座堡垒。东端是帕普洛特村（Papelote），有一些石屋，围绕在一座教堂周围。如果敌人占领了这些房屋和村庄的外围农场，就很难将其逐出。在这些石屋远方，土地变得更崎岖不平，山峦更险峻，山谷更深，地形不适合部队运动，所以村庄就像是北岭东端的一座要塞。在山岭中段，在北面山坡的半途有一座名叫拉艾圣的农庄。这是一个建筑规模相当大的农庄，石制结构，其房舍、谷仓和院子周围环绕着高高的石墙。拉艾圣能够阻挡沿着公路的径直攻势。而在西端是一座附带有围墙花园的大宅子，称为乌古蒙农庄。所以北岭是一道屏障，有三个外围堡垒，即帕普洛特村、拉艾圣农庄和乌古蒙农庄。假如法军从法国北上，企图攻克布鲁塞尔，那么这座山岭及其三座堡垒就阻挡了他们的去路。法军要么占领这些堡垒，要么置之不理。但如果他们对其不予理睬，在进攻北岭时就会被挤在三座堡垒之间，遭到交叉火力的扫射。

入侵者能够看到山岭及其三座堡垒，但同样重要的是，有些东西是他们看不见的——北岭以北的更远方。他们可以看得见远方乡村的树梢，但看不到更北方的地形地貌。假如法军决定攻击北岭上的守军，就没有办法知道被遮掩起来的远方山坡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守军在从一翼向另一翼调动援兵吗？那里在准备进攻吗？视线之外有骑兵在待命吗？北岭尽管不高，山坡也很缓和，却具有欺骗性。它能给守军带来极大的优势。当然，敌人可能不会这么自投罗网地发动正面进攻。敌人可能尝试绕过山岭西翼（那里的地形比较平坦），但公爵还是在心里牢记了这个地点。为什么？据他所知，事实上是全欧洲人都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拿破仑被放逐了，外交官们正在维也纳

缔结和约，但公爵还是刻意记下了这个要地，假如法军从法国北上进军布鲁塞尔，会在这里撞得头破血流。这不是入侵法军可能走的唯一路线，也不是公爵在两周的视察中记录的唯一一个可供防御的地点，但山岭及其堡垒毕竟位于法军可能的入侵路线之上。

公爵继续前进，经过拉艾圣，在山顶发现了一个十字路口，附近还有一个小村庄。如果公爵询问此地的名字，人们会告诉他，这是圣约翰山。这有点好笑，因为拥有如此宏伟名字的山其实只是广阔的黑麦、小麦和大麦田里的一个小山包。在圣约翰山以北，公路被苏瓦涅大森林（the great forest of Soignes）吞没。沿着公路往北走几英里，有一座小镇，这也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不过有一座教堂，穹顶很美，还有许多客栈，可供风尘仆仆、口干舌燥的旅人歇脚。1814年，这座小镇的居民不到2000人，但已经有至少20名青年死于漫长的战争，全都是为法国效力而牺牲的，因为这个地区是比利时省的法语区。

我们不知道，1814年夏季的这一天，公爵有没有在这座城镇落脚。我们知道他注意到了圣约翰山，但有没有注意到邻近拥有美丽教堂和豪华客栈的小镇呢？他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后来，他永远不会忘记它。

它的名字是滑铁卢。